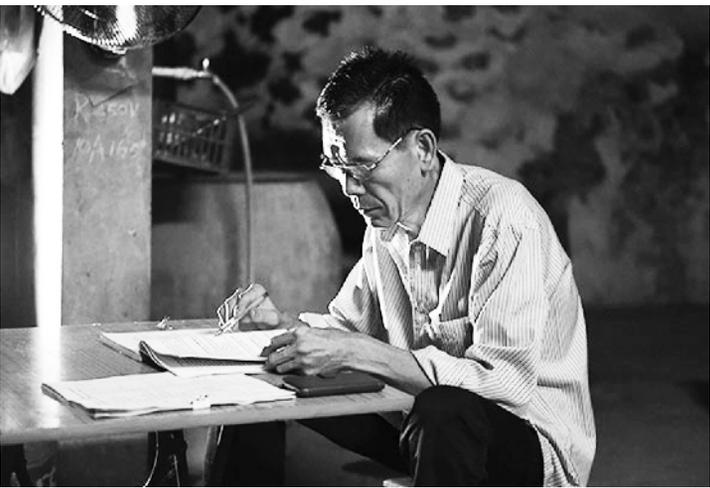


■ 图片故事

难忘那束光

□ 明伟方 文/图



二十多年前，我在一个叫檀树坳的小地方读高中。那时，学校的住宿条件很差，我们一个班50多个男生，挤在一间旧仓库改建的房子里。50多个人50多张嘴巴多么热闹啊，所以虽然学校规定晚上十一点准时熄灯休息，但喧闹的宿舍常常到转钟后才渐渐平静下来……第二天上课，许多同学都无精打采。

我们的班主任刘老师是一个快60岁的老头，患有较严重的慢性支气管炎。不苟言笑的他对我们非常严格，只要一听到他的咳嗽声，再调皮的学生也会一下子紧张害怕起来。我清楚地记得那是一个大雪纷飞的晚上，熄灯后，50多人的大寝室照旧闹哄哄一片。

突然，有一束手电光在窗外晃动，接着传来几声熟悉的咳嗽声。“刘老师来了”，不知是谁喊了一声，寝室里顿时安静下来。我的床正好靠近窗户，探头

一望，刘老师披着一件旧棉大衣，手握一把手电筒，一动不动地站在雪地里，如雕塑一般……

我一时感动极了。刘老师家离我们寝室有半小时的路程，为了督促我们按时作息，不影响第二天的学习，他拖着虚弱的身体，在风雪之夜亲自上门检查……

从那以后，我们那帮毛头小伙子都乖乖地按时作息了。那年高考，我们全班上线。望着我们一个个地拿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，刘老师一贯严肃的脸上终于露出了少有的笑容。

二十多年过去了，我还常常想起那个风雪夜，想起站在雪地里的刘老师的身影，想起窗外晃动着的手电筒光。当年的同学少年，如今已散落天涯，在各自的角色上努力前行……

那束难忘的手电筒光啊，你虽那么微弱，却足以照亮我们一生的行程。



■ 家庭相册

上学往事

□ 刘希文/图

1995年，本没打算再念书的我，被一所商学院录取，父亲从邮电局拿到通知书，还喜滋滋地买了三个大西瓜回来。我知道家里经济状况很不好，况且爷爷还在重病中，家里是根本拿不出钱供我读书的。既然是遥不可及的梦想，因此，对于父亲异常的殷勤，我装作视而不见。

我从小就很少跟父亲讲话。从我记事起，母亲就给我灌输这样的道理：父亲重男轻女，生下你时看了一眼转身就走，你以后要好好发奋，做给你父亲看！我记得母亲的话，便从此不主动搭理父亲。在我眼里，父亲一直是没有家庭责任感的人。没想到那个晚上，父亲意外地对我说：“放心吧，砸锅卖铁也要让你去读。”

为了我昂贵的学费，父亲拉下了面子去找两个姑姑借，碰了一鼻子灰不说，还遭到姑姑的奚落。她们都认为，一个女孩子，上个高中就已经很对得起我了。但父亲不死心，四处托人从银行里贷，好不容易才找关系从信用社贷到五千块钱，但光学费，就还差一千。那些天，我明显地感到父亲老了，他的眼里透露出焦灼和难过，还有无能为力的伤心。我曾有好几次想跟父亲说，我不念书了，但一想到父亲连日来为我上学所做的努力，就放弃了这个念头。

父亲开始了没日没夜的加班，本来在煤矿推车就很辛苦，八小时下来，身子就累得快散了架，只要别人一请假，父亲便忙着给别人去代班，那个月，光加班费就拿了430元，拿到工资的那天，他把钱朝我面前晃了晃，脸上闪烁着久违的笑容。

终于凑够学费，我便和父亲出发了。那是我和父亲第一次挤火车，父亲背着蛇皮袋装着行李为我开路，好不容易才挤上火车，父亲就在别人的座位底下垫了张报纸躺下，一闭眼就睡着了。到了学校，父亲给我交完学费，匆匆地要回家了。父亲坚持一个人走，我偷偷地跟在他后面，看着他迈着沉重的脚步，弯腰钻进了一辆公交，才想起父亲这一天半来才吃过一碗拉面。

后来我回家，母亲告诉我，父亲到家就剩九块钱。没想到那次送别，竟成了我一生的记忆。在第二年的春天，父亲在矿上出了事故，没几天就走了。临走，怕耽误我功课，也不让母亲叫我回来看他最后一眼。许多年过去了，那些被父亲捧在掌心里的日子，现在想来依然让我倍感温暖。

■ 青春岁月

师爱如父如母

□ 许双福 文/图

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期，随着父亲的调动，我们家从北京的总部来到了鄂西的房县，因地处偏僻，部队不具备办学条件，我们就近上当地的农村学校。

当时，我上小学三年级，我的班主任姓丁，三十六七岁，是两个孩子的母亲。她看出我们不太适应这里的环境，下午放学把我们留下来，讲这里的风土人情和人们的生活习惯让我们熟悉。

慢慢地，这些部队的孩子就与当地的同学融到了一起，甚至在与他们玩耍交谈时的语言都难以分辨，打成一片。

学校搞勤工俭学，每天下午要劳动，到河里抬石头，帮助学校附近的生产队“学大寨”修梯田，用铁丝编成的网子把石头兜上，每一次往铁丝网上放石头时，老师总是检查了又检查，叮嘱了又叮嘱，生怕我们没轻没重的受伤。休息的间隙，她教我们学写毛笔字，毛笔蘸上河里的水，写在石头上，边写边给我们讲王羲之练字的故事。

夏季里，下午放学，同学们结伴到河里深潭中游泳，山区的天气反复无常，这里是风和日丽，上游已经是瓢泼大雨，洪水顷刻间就会下来，在潭里戏水的孩子，被洪水卷走的事年年都有发生。起初，她是严厉的制止，被她发现后就在课堂里罚站，后来她看阻拦不住，干脆陪着我们去游，她在岸上看着我们，直到我们上课或者安全回家，她才放心地



离开。像我们大家的妈妈一样。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，高中即将毕业时，父亲调往省城，我离开了房县，但学校的点点滴滴我时时想起，因为，我的童年和少年是在这里度过的。丁老师一直是我的班主任和语文老师，当时的学制加之山区的师资贫乏，一位班主任从一年级一直要带到高中毕业，十一年中，老师与学生产生了浓郁的爱。

去年，受同学之邀回乡见到了丁老师，她已是一位古稀之年的老人，当老师打开家门的一瞬，一眼就认出了我们，同学们与老师谈论起几十年前学校的趣事琐事，声声笑语，浓浓师情。

离别时，我们的车将要转弯，我回过头，看到老人家还在小区门口远远地看着我们，像母亲在送远行的儿女般依依不舍。



草原的约定

□ 雷长江 文/图

这是我小时候留下的唯一的一张照片，四寸半身黑白合照，上面是小明、郭姨、妈妈和我，微笑中暗含忧伤。

那一年我11岁，小明9岁，我们住在同一个屯，只隔两趟房。我们的爸爸都在外地上班，家里都是妈妈领着孩子。也许是相同的背景，相投的脾气，使我们两家来往密切，成为最要好的街坊。郭姨和妈妈名字都叫素云，自然更亲近了一层。谁家要是缺了钱断了米就互相挪动，有了大事小情也都伸手帮忙。她们好像有说不完的话，白天在一起出班不算，晚上还要串串门。那时没有电视，黑夜显得漫长。大人唠嗑，小明我俩就在一起玩，累了，就在一起睡。

然而我上三年级时，小明爸爸给他们家娘儿俩办了农转非，一家人搬到了爸爸所在的内蒙古发电厂。临走，郭姨送给妈妈五只母鸡作纪念，我和小明也是难舍难分，我们四个人走了20多里山路来到老街的国营照相馆，排了一天的队，匆匆忙忙合影留念。

起初，我们两家还写过信，后来渐渐的就查无音信。直到我考上了市里的重点高中，在一次

分发信件过程中，一个熟悉又陌生的地址引起我的注意：内蒙古。我忽然想起郭姨一家。

带着疑惑，我在晚自习上写了一封回信投石问路，没想到半个月之后我收到了小明的来信和照片，真是又惊又喜，我童年的伙伴又回来了，他还是那么可爱。郭姨也托小明打听妈妈的情况，我们两地传书，诉说着多年的思念和牵挂。

香港回归那一年，我和妈妈受邀来到郭姨家，他们已经住上了舒适宽敞的楼房，生活幸福甜蜜。后来，离开十五年，他们娘儿俩再次回到故乡，曾经的山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：高高的电塔，宽阔的柏油路，整齐的房屋，今非昔比。我和小明沿着乡村小路，寻找着儿时的记忆：上山挖野菜，下河抓小鱼，树林采蘑菇……一幕一幕像一幅幅久远的图画珍藏心底，我们发誓这一生都不要失去联系。

今年暑假，小明打来电话，热情邀请我们一家三口带着妈妈去他们那里，他开车陪我们一起去看草原，看那达慕大会。草原正是最美的季节，草原的约定也永远地留在了我的心灵深处。

■ 征稿启事

您有铭记激情岁月的老照片吗？您身边发生过感人至深的工友故事吗？您和工会发生过哪些有趣的事情？如果有，那就用笔写下来，给我们投稿吧。

投稿要求如下：
图片故事——以有趣的照片为头，讲述您与照片有关的故事。可以是今天的故事，也可以是昨天的故事（每篇1至4张照片均可，800字左右。请注明您的真实身份）。
工友情怀——以真实的工友间发生的事情，表达工人阶级的

互助情感（每篇800字左右，要照片）。
工会岁月——以照片为头，讲述自己的工会工作经历（以一个故事为主，800字左右，有1至3张相关图片）。
青春岁月——讲出您青年时的小故事并附相关图片。每篇500字左右，署名可尊重您的要

求。
家庭相册——以家庭照片的形式讲述您和家人的小故事（每篇300字一张图）。
本版热线电话：63523314
本版邮箱：ldwbgh@126.com
本版面向所有职工征集稿件